

郁达夫传记两种

小田岳夫：郁达夫传

稻叶昭二：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



小田岳夫

郁达夫传

他的诗和爱及日本

李平 阎振宇 译

据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戴伯乐

责任编辑：郁 飞

郁达夫 传记两种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印张9.625插页2字量218,000印数00,001—14,2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94 定 价：1.04元

第一章

“‘丙申年、庚子月、甲午日、甲子时’，这是因为近来时运不佳，东奔西走，往往断炊，室人于绝望之余，替我去批来的命单上的八字。开口就说年庚……。但我的目的呢，倒并不是在求爱，不过想大书特书地说一声，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晚，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且尚未完成的悲剧出来了。”

这就是郁达夫的连载《自传》（从儿童时代到十八岁）第二部分的开头。《自传》发表于1934年（昭和九年）12月。达夫时年三十九岁，“往往断炊”恐怕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他很有喜欢自我作践的特点）。然而，当时，他的生活处于逆境却是事实。“悲剧出来了”这种写法，也需充分考虑到如上所述的他那种嗜好。可是，他本人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是一种“悲剧”恐怕也是事实。

然而，笔者对此感到有些惊讶的是，他对自己未来的悲剧，完全象预感到了似的。自此以后，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径直向着悲剧突进。以前即使也常常发生一些悲剧，但是，与此后相比，却相形见绌了。

达夫出生在中国浙江省北部的富阳城。富阳位于省城杭州市西南大约十五日里（一日里相当于三点九公里左右——译者）的钱塘江畔（这一带称为富春江）。后来他赞美道：“富春江的山水实在是天下无双的妙景。”对于富阳，作了如下的描写：

“钱塘江上的这座小县城。座落在一片银色的象流霜似

的月光里，很象欧洲中世纪封建诸侯的城堡。半弓形的明月下，钱塘江银波万顷，寂然无声，沿着浓淡相宜的两岸山峦，缓缓地向东流去。这一带，据说是东汉逸民的垂钓之处。薄雾笼罩的歌台舞榭，犹如华清池里试浴的宫女，浮动在这浩渺的烟波之中，传说宋季遗民，曾恸哭于此。”

达夫着重描写了这里留存下来的古代风物。

达夫的祖上世代书香。太平天国战乱（1851—64年）以后衰落下来，历尽一番艰辛，总算保住了中产阶级的地位。达夫是幼子，因母乳不足而营养不良。在他尚未迎来第一个生日的时候，健康便受到严重损害。为了保住他的生命，一家人都竭尽了全力。他出生后第三年的春末，父亲因疲于护理小达夫而染病在身，终于逝世了。人世间这种情况未必罕见，然而却注定了他悲剧的命运。

他将记忆中的幼年生活，写入了《自传》，显示出他对故乡风景的浓厚兴趣。这里将其一节介绍如下：

“几日西北风一刮，天上的鳞云，都被吹扫到东海里去了。太阳虽刚消失了几分热力，但一碧的长天，却开大了笑口。富春江两岸的乌桕树、槭树、枫树，振脱了许多病叶，显出了更疏匀更红艳的秋社后的浓妆；稻田割起了之后的那一种和平的气象，那一种洁净沉寂、欢欣干燥的农村气象，就是立在县城这面的江上，远远望去，也感觉得出来。

“那一条流绕在县城东南的大江哩，虽因无潮而杀了水势，比起春夏时候的水量来，要浅到丈把高的高度，但水色却澄清了，澄清得可以照见浮在水面上的鸭嘴的斑纹。从上江开下来的运货船只，这时候特别的多，风帆也格外的饱；狭长的白点，水面上一条，水底下一条，似飞云也似白象，以青红的

山、深蓝的天和水做了背景，悠闲地无声地在江面上滑走。

“水边上在那里看船行，摸鱼虾，采被水冲洗得很光洁的白石、挖泥沙造城池的小孩们，都拖着了小小的影子，在这一个午饭之前的几刻钟里，鼓动他们的四肢，竭尽他们的气力。

“离南门码头不远的一块水边大石条上，这时候也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头上养着了一圈罗汉发，身上穿了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阳里张着眼望江中间来往的帆樯。就在他的前面，在贴近水际的一块青石上，有一位十五六岁的象是人家的使婢模样的女子，跪着在那里淘米洗菜。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来和其他的同年辈的小孩们去同玩，也不愿意说话似地只沉默着在看远处。等那女子洗完菜后，站起来要走，她才笑着问了他一声说：

“‘你肚皮饿了没有？’

他一边在石条上立起，预备着走，一边还在凝视着远处默默地摇了摇头。倒是这女子，看得他有点可怜起来了，就走近去握着他的小手，弯腰轻轻地向他耳边说：

“‘你在惦记着你的娘么？她是明后天就快回来了！’

“这小孩才回转头，仰起来向她露了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

“这相差十岁左右，看去又象姊弟又象主仆的两个人，慢慢走上了码头，走进了城垛；沿城向西走了一段，便是一条南向大江的小弄里走进去了。他们的住宅，就在这条小弄中的一条支弄里头，是一间旧式三开间的楼房。

“大门内的大院子里，长着些杂色的花木，也有几只大金鱼缸沿墙摆在那里。时间将近正午了，太阳从院子里晒上了向南的阶檐。这小孩一进大门，就跑步走到了正中的那间厅上，向坐在上面念经的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婆婆问说：

“‘奶奶，娘就快回来了么？翠花说，不是明天，后天总可以回来的，是真的么？’

“老婆婆仍在继续着念经，并不开口说话，只把头点了两点。小孩子似乎是满足了。歪了头向他祖母的扁嘴看了一息，看看这一篇她在念着的经还没有到一段落，祖母的开口说话，是还有几分钟好等的样子，他就又跑入厨下，去和翠花作伴去了。”

当时，在他家里，母亲要身兼父职，入秋以后，老是不在家。既要下乡催租，又要在乡下把收来的租粮请人加工成精米，并且还得雇船把柴、米等运到城里。这一切都必须由她一人承担。

家里没了男人，常常有亲戚邻居的坑骗。诸如田园遭到盗卖，寄存于乡下的租粮被偷，坟地里种的树木被砍伐等等。凡此种种，虽经母亲交涉，却也没有什么结果。他经常看到母亲在父亲的遗像前放声痛哭。

母亲一哭，他也不由得随着一起哭起来。每逢此种情景，翠花就把他抱在怀里，给他讲些故事、哄他。可是讲着讲着，连翠花也垂泪哽咽起来。

他经私塾、县立高小，十四岁（周岁）那年春天进入了嘉兴的一所中学。实际上，他最初报考的是杭州的中学。虽然考试合格，但是嘉兴的中学不收学费，就急忙改变主意。到离家向北走十六七日里路（大约在杭州、上海中间）的嘉兴上学。结果由于不称心，仅仅读了一个学期。暑假过后，就转入杭州的杭州府中学。

他本来就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再加上是中途转来的插班生，所以无论在宿舍，还是在教室，同学们几乎都不大理睬

他。他孑然一身，孤独终日。然而，他的作文却很快地得到国文老师的赞赏。因此，转来刚刚一个月，同班同学就送给他一个“怪物”的绰号。这个绰号并不包含尊敬的成份，而是“怪家伙”的意思。这只能使他与同学之间的墙壁变得更高更厚了。

同学们不与他交往，使他寂寞。然而他反倒可以把全部精力和时间倾注在书本中。用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寻买古本书便成了他唯一的生存乐趣。在读书的基础上，他还养成了写诗作词的习惯。并且在不断练笔的过程中萌动了发表的欲望。

他先用假名字向各地报社投稿。他的一首模仿宋代诗人的五言诗第一次被采用了，刊载在《全浙公报》上。此后，他仍继续投稿，经过两三年的时间，他确信自己已有七八分的把握，就开始使用了真名。投寄的报纸是杭州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及上海的《神州日报》。

就这样，他渐渐地飘飘然起来。入学后的第二年春天，他觉得按部就班地循序升级是很愚笨的，于是就开始考虑连跳两级或三级的捷径。然而，把握十足的却只有一门国文，而一门重要的英语（当时科学还受不到重视）却不够理想。所以他感到有必要好好地下一番功夫，攻读英语。

故此，他进入了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经办的杭州的一个教会学校——育英书院。可是，刚刚学习两个月，学校就发生了骚动，他被列为强硬派分子，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幸好，由美国的基督教浸礼会经办的一所中学收留了他们，于是就进了这所学校。这所学校的美国籍校长虽然是个很杰出的人物，但是任教务长的中国人却是一个典型的洋鬼子的鹰犬。因此，学生总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学校的气氛始终很紧张。

达夫也渐渐地忍耐不住了。与此同时，他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也感到绝望。他一狠心，决定离校回家，索性随心所欲地自

学。于是放寒假前五六天，他买了几册自修用的书籍就离校回家了。

由此可见，达夫和一般的书生有所不同，他的性格好象是既充满了强烈的自信，又富有勇气，感情奔放而不易自抑。

转眼到了1911年，即宣统三年。清政权弊病百出，濒于危殆。汉民族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其势可畏。为了了解外地的形势，达夫通过从上海函购来的日刊报纸感受到了风云的变幻，这使他心潮澎湃。然而，他每天倾心的仍然是学习。早晨一起床，连脸也不洗就开始学习一个小时的外语。吃过早饭，就埋头研究阅读中文书籍（《资治通鉴》和《唐宋诗醇》是教科书），一直学到中午。下午稍微读点有关科学方面的东西，然后，就出去散步。这就是他每天的日程。

那年的10月10日，在武昌终于升起了共和革命的义旗。革命沿着胜利的道路一往直前。第二年（民国元年）1月，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国民党领袖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接着，2月12日宣统退位，袁世凯正式登上了大总统的宝座。袁世凯就任总统，实际上就是革命派向实力雄厚的军阀头目转让权力，因而革命的前途由此暗淡无望了。

达夫长时期地彷徨于希望和怀疑之间，心情焦躁苦闷。第二年秋天，在北京当法官的达夫的长兄曼陀（还有一个二哥，叫养吾，是军人），为修改司法制度而被派遣去日本考察。那时，青少年中出国留学的风气盛行一时，达夫也受到了这种风潮的影响。幸好，哥哥愿意带他去日本。就这样，9月下旬的一天早上，他和哥哥一起离开了故乡。

船抵长崎，进入濑户内海的情况，他在《自传》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船到了长崎港口，在小岛纵横、山青水碧的日本西部这通商海岸，我初次见到了日本的文化，日本的习俗与民风。后来读到了法国罗底的记载这海港的美文，更令我对这位海洋作家，起了十二分的敬意。嗣后每次回国经过长崎，心里总要跳跃半天，仿佛是遇见了初恋的情人，或重翻到了几十年前写过的情书。长崎现在虽则已经衰落了，但在我的回忆里，它却总保有那种活泼天真，象处女似地清丽的印象。

“半天停泊，船又起锚了。当天晚上，就走到了四周如画，明媚到了无以复加的濑户内海。日本的艺术的清淡多趣，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劳，就是从这一路上的风景，以及四周海上的果园垦植地看来，也大致可以明白。蓬莱仙岛，所指的不知是否就在这一块地方，可是你若从中国东游，一过濑户内海，看看两岸的山光水色，与夫岸上的渔户农村，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总也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想来，何况就在当时，正值多情多感、中国岁是十八岁的青春期里哩！”

那时，中国政府和日本缔结了五校官费协定，入这五校之中的任何一所学校，都可以得到学费。这五所学校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专科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达夫决心进一高。该校专门为中国人特设了预科。在预科学习一年，就能够进入八所高中里的任何一所学校。除此之外在这里入学是非常困难的。

他首先上的是神田正则学校。白天学习中学的正式课程，夜里还要拼命地学习日语（这时的过分努力，种下了他后来肺病的种子）。第二年3月以后，他更加废寝忘食，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直到清晨五点钟还未睡觉。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那年夏天的入学考试他得了第一名。9月临入学前，他的哥哥考察期满返回祖国。在这异国他乡，

他真的成了孤单单的一个人了。然而，他因进入一高而得到了领取助学金的资格，此后再不必为学费而忧心忡忡了。

达夫在一高学习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在这里他结识了在后来的文学生涯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郭沫若。达夫不仅具有很深的中国文学的素养，长于旧体诗的创作，而且英语、德语也都很出众。没有人能够象他那样饱览了如此大量的欧美文学书籍，所以，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很多同学都以十分敬畏的心情看待他。

他虽然热心于学业，但却抵抗不住文学书籍的魅力。对文学书，读起来很下功夫。通过读屠格涅夫的《初恋》和日本的《新潮》杂志，接触到了西洋文学，并开始着眼于现代文学。这些文学作品就象麻药一样使得他心醉神迷，如梦如痴，以至于往往弄到废弃学业的地步。

然而，第二年夏天，读完预科，他仍顺利地在一高毕业，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因长兄的规劝，他打算学医，就选择了理科。

在名古屋八高学习期间，首先应该着重提到的是，他虽然打算学医，却仍然迷恋于文学。并由此而使他的文学热情愈加激昂。第二学年升级的时候终于转入文科。（或许是因为这次转科，或许是因为中间生病休学，他在校的时间延长了一年，共四年。）于是，他对文学的探求越发增添了热情，阅读的作品涉及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和日本等广大的区域。日本的书自不必说，就是德国、英国的书也主要是读原版书。在第八高中的四年间，阅读的文学作品共有一千册，平均每年二百五十册，如此之快的阅读速度实在令人吃惊。

他在欣赏现代文学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从初中一年级就开始的旧体诗的创作。幸好，在《新爱知》报（现在的《中日新

闻》)上，有由爱知县海部郡弥富镇的诗人服部担风负责评选的汉诗栏。他接连不断地寄去作品。从大正五年（入第八高中后的第二年）五月到大正八年十月这三年零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诗作达五十六首。

诗的内容，涉及面极广，除了古往今来的风流韵事之外，还屡屡描绘了当时的新风俗，如初次看到的电影，演唱净琉璃^①的年轻姑娘松井须磨子^②在舞台上演唱风靡一时的“卡秋莎之歌”^③等等。其中有两首赠给日本某姑娘（称为隆儿）的诗，其一是：

我意怜君君不认，满襟红泪奈卿何！
烟花本是无情物，莫倚筵篔夜半歌。

稍过不久，另外一首《别隆儿》发表了。

犹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轻薄一分狂^④。
只愁难解名花怨，替写新诗到海棠。

从与达夫交往甚密并同在服部担风门下的富长蝶如的文章来看，人们一般确信：上述这位女性是达夫在第八高中时代寄宿的公寓主人的女儿。

可以作为了解他在第八高中时代生活参考的是后来他写的《沉沦》。就是这部短篇小说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他是私小说作家，在作品中描写的即使并非全部是事实，然而作品的主人公是他的化身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主人公的生活感

①日本一种以三弦伴奏的说唱艺术，演员一般都是男子。

②大正时代有名的话剧演员。

③这里的卡秋莎是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女主人公。

④这两句又作“犹有三分情未忘，一分轻薄二分狂”。

情多是达夫夫人所具有的东西。这部作品中有些东西还是有价值的。我想通过以下对作品概要的介绍来加以考证。

——N高中的中国学生——“他”，患有很严重的忧郁症。他总是尽量避开同学，孤单单地一个人生活。学友中也有想要和他接近的，但一看到他那愁眉不展的神态，也就只好躲开了。而他自己非但不扪心自问，反倒怨恨起同学来。因为那些学友主要是异族的日本人。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他很兴奋地这样想。可是一安静下来，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到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

有一天放学以后，他同三个日本同学一起回去。就他来讲，这真是桩新奇罕见的事情。走到公寓附近的时候，忽然迎面走来两个女学生。在这远离闹市的郊外，他还从未见过女学生的身影，所以不由得感到一阵窒息，禁不住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三个日本学生都问：

“你们上哪儿去？”

“去哪儿了？”

女学生便娇声娇气地回答说：

“不知道。”

“不知道。”

日本学生都放声大笑起来。他们是多么开心、扬扬得意啊！而在达夫，此时却有一种难言的羞耻与寂寞一齐向他袭来。他回到寝室，躺在床上，心里好象还在敲鼓，不停地冬冬作响。

过了一会儿，他在心里这样发起牢骚来：

“You coward fellow, you are too coward!”

接着：

“既要后悔，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

“Oh, coward, coward!”

他忽然想起了两个女学生的眼睛。那四只眼睛闪烁着青春的光波，多么富有朝气啊！从那充满喜悦的眼波里，似乎还飘来了什么。瞬时，他心血来潮。可是转念一想：

“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

他伤心极了。“我何苦要到日本来？”他开始感到非常后悔。然而，他痛感悲伤的乃是中国的贫弱。

“槁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他想到这些，深深地叹了口气。

“哎，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就这样，他强烈地感到比什么都更渴望的是爱情。而那种爱情，也一定得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不要知识，我并不不要名誉，我也不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生来是一个喜爱高尚、洁净的人。所以即使是前面的这种情形，也多是精神性的想象。但有时却也时常萌发起邪念来。并且每当这邪念发生的时候，良心也麻痹了。伊扶的遗

类，都赤身裸体地来引诱他。稍过中年的妇人的形体，比处女有更为厉害的挑拨情欲的地方，在他的脑际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怎么也不能够战胜这种魔力，不得不在她们面前折服。

犯了罪之后，他咬牙切齿，心想决不再犯第二次。但是到了第二天，却又重蹈覆辙。

这种生活的继续，使他的身体渐渐地衰弱下去。忧郁症也越来越严重了。他虽然到了那种地步，但在心里还有一个唯一的点燃希望之光的人，那就是他住的那家公寓主人的女儿。她十七岁，长方形的脸，大眼睛，一笑，脸蛋上就显出两颗笑靥。同时，镶着的那颗金牙，黄灿灿地也显露出来。她多么漂亮可爱呀！似乎她自己也就知道了这些，所以常常在那里弄笑。

他在悄悄地爱她。然而，心里越是想她，在她面前越显得格外拘谨。她来送饭或来铺被的时候，虽然心里想和她说句话，可是却总是装做没看见她，摆出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来。形成这种病态心理，说是因其忧郁症也未尝不可，然而，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中国人。

秋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和他同住在这个公寓的人都去N市行乐去了。只有他因经济困难，独自留在公寓里。吃过晚饭以后，就呆呆地躺在床上。

一会儿，为了消遣，他拿出了一本乔治·罗伯特·吉辛的小说来读。可是不知怎么，总是心不在焉，就是看不进去。忽然，传来了几声刹刹的泼水声，打破了寂静。他愕然地侧耳细听，马上明白了，那声音是从浴室传来的。说不定就是那姑娘！刚一想到这里，呼吸霎时急促起来，全身的血液也涌上了头顶。迟疑了一会儿，他开开房门，拖鞋也不穿，蹑手蹑脚地走下扶梯，偷偷地潜入厕所，隔窗向外偷看。浴室就在厕所的隔壁，从厕所的窗户看去，浴室里的一切，一目了然。噢，

那一双雪样的乳峰；
那丰腴肥白的大腿！
那流线型的全身曲线！

他本来打算稍看一眼就走。没想到现在竟同被钉子钉住一样，动弹不得了。身子哆哆嗦嗦地颤抖起来。前额偶然碰撞了玻璃窗。

“是谁呀？”

浴室里发出了她的问话声。他慌慌张张地跳出了厕所，飞也似地跑上楼去，扯开被子，钻了进去。他羞愧得不知如何是好。公寓里的人全都出去了，剩下的只有他自己，这一点她也是知道的。那么她一定很清楚从厕所偷看浴室的除他以外不会是别人。——一想到这些，他感到再也没脸和她见面了。

次日，天刚刚破晓，他就象逃亡犯似地偷偷地溜出公寓。说来也巧，走来走去，途中倒发现了一个理想的新住处。和房主讲定以后，那天下午就搬了家。

有一天傍晚，他走出住处闲逛。一会儿信步而行，一会儿以车代步。转来转去，到了码头。在岸边溜达了一会儿，看见一只小火轮从对岸开了过来，就漫不经心地坐进去。渡到东岸，上前走了几步，看见靠岸有一座大宅邸，敞开着大门，里面的庭院很漂亮。他不问三七二十一，就踱了进去。走不上几步，他忽然听得前面屋中有女人的娇声呼唤：

“您来了！”

他吃了一惊，停住脚步，呆立在那里。马上想到：“这里肯定是一座大饭庄。但听说，这样的地方，总有妓女在那里。……”想到这里，整个身子禁不住打起颤来。

他感到恐惧。想要进去又不敢进去，想要出来，又舍不得出来。兔儿似的胆怯和猿猴似的淫心混杂在一起，竟使他陷入

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您来了！请！”

那娇媚温柔的唤声，听起来有无法抵御的魅力。同时又觉得带有嘲弄他的轻蔑的味道。于是他握紧两个拳头，宣战似地大摇大摆地走进去。然而，内心的恐怖，马上使他的脸色变得铁青。走到女招待们跟前的时候，心里更慌，几乎想要哭出来。

“请上楼！”

“请上楼！”

没有办法，他只好壮着胆子，跟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招待走上二层楼去。

“朝海的房间好吗？”

他默默地点点头。

“你想吃点什么？”

“随便拿几样来吧！”

“要酒吗？”

“要的。”

那女招待出去之后，他推开窗，向大海望去。然而牢牢地映入他眼里的并不是大海，而是刚刚出去的那个女招待白嫩圆的面颊。此时，那女招待身上散发出的缕缕芳香，似乎仍旧萦绕在他的身旁。

停了一会儿，那个女招待送来了酒、菜，跪在他的面前，亲亲热热地替他斟酒。他想要仔仔细细地看看她，但却羞愧得抬不起头，想要说几句甜蜜的情话，可舌头却转不得弯，挺得僵硬。他闷闷地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同时目光却盯住了她那放在膝上的纤嫩洁白的双手和从衣襟里微微露出的红色的衬裙。